翠微先生北征錄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第一　　雙忠錄十二

平戎十策

再上皇帝書

開禧三年吉月吉日待罪國學發解布衣臣華岳謹昧死百拜裁書獻於皇帝陛下臣向以狂妄叩閽乞罷兵事冒犯天威重蒙聖慈不賜誅戮讁臣建安迨今兩載伏自待罪以來日聞邊鄙之音傷痛不已乃知臣前日之所以料陛下今日之事者審也夫救火於炎炎之時不如徙薪於曲突拯溺於狂瀾之中不如濟人於潫洧今火之既焚水之既溺復將坐視而不恤則燎原滔天之患將莫知其所止矣當其未焚未溺臣不能挽回陛下之聽臣之罪也不可逃及其既焚既溺復不能為陛下撲滅而疏導之臣之罪可勝誅耶臣嘗聞之立帝王之大業者在豪傑埽天下之妖孽者在英雄高帝惟

能收三人傑故赤帝子之業不勞而成光武惟延攬英雄故
中興之功定於十有三年之速英雄不收而咨謀於庸常科
目之儒豪傑不招而聽命於嘗試草草之士臣知其禍見淺
識適足以資敵人深長之謀而輕舉妄動鮮有不犇軍而誤
國者然則陛下今日之事將付之於書生學士邪抑付之於
英雄豪傑邪夫所謂英雄豪傑者山林特起拜為父師江湖
雋逸視為標準衣冠縉紳足未嘗躡其門王公大人名未嘗
過其目其所究心者門昇缶聽種冰穿囦飛灰走雷風篁水
柵木櫃搖波透石遠汲之制其所籌算者五福大游君基臣
基天乙地乙四神直符小游民基青門直使之訣其所歌誦
者長慶人事諸子祕傳張氏屠寇九星營寨諸家祕密之書
其所交游者唐城桐柏茶牙海狗東鄒南偃夾山六安雞鳴
馬嘶手峴房陵襄淮通逸之士其所暢望者巢淮漣泗之淺

深可以通津之遠近淮漢荆襄之肥瘠可以屯兵之多寡其所素曉者淮東多川澤利舟楫而不利步騎淮西多山林利步騎而不利舟楫其所收集者皆梁漢奇材荆楚壯士煙雲樓閣波濤樓櫓窟穴藥石風雲占候之人物其所計度者山口樅陽東關斥江裕谿馬腸九曲狗谿射陽楊口洲頭楊林之津要以至荆襄之戰地三十六何地為險淮南之山寨九十四何寨為要論至於此則英雄豪傑之士其視夫書生學士之流豈不大有徑庭也哉仰惟皇帝陛下奮五百歲閒生之資恢億萬載中興之業將以合天下而為一家合夷夏而為一統凡兵家之事無不曲盡其至自宜一舉而朔庭空三箭而天山定何大兵之出兩周星次而大捷之未奏耶何調發之帥布滿沿邊而廢置之靡定耶摠池三尺可守一城兵家之濠塹也何長淮千里不足以限守禦之閫也一夫守隘

萬夫莫向兵家之險要也何雲屯百萬不足以塞犯淮之寇也尺寸之地所必爭何賊鋒未交先自棄其城邑顆粒之粟所必計何賊虜未至先自焚其糧草也市人可驅烏合可鬪兵家之妙用也何今日二浙福建江淮荆湖新招之卒其發解於宣司者乃病於教閱之未精邪唱籌量沙因糧於敵兵家之奇計也何今日武昌蘄陽山口樅陽池口蕪湖采石建康鎮江交收之米其樁積於沿江者尚慮其積之未豐邪臣嘗深思而熟計之矣非陛下之寵遇者皆科目行伍之材而英雄豪傑之材則未蒙於寵遇擢用者皆規矩準繩之士而泛駕不羈之士則未蒙於擢用故如是歟自今以觀師行千里命下兩載求賢之詔下郡國者無一字薦賢之書入章奏者無片紙荆襄之遺逸未聞其姓名江淮之豪放未識其面目人材何自而能出事業何自而能濟以故甲日亦戰乙日

亦戰不知夫壬遁之爲何術也生道亦出軍死道亦出軍不知夫青黑之爲何神也張曰可將則將之李曰可罷則罷之不知張李之說孰爲果然邪左曰可攻則攻之右曰可守則守之不知左右之說誰爲適當邪吁廟堂有知兵之臣則總調發者皆真實之材宣司有知兵之士則受節制者無僥倖之將故廟堂知兵則知兵者進而不知兵者退宣司知兵則知兵者將而不知兵者罷兵不自知而一切黜陟之術悉聽諸人吾見其事業之所成有不待智者而後知其必敗也今日之事正坐乎此一則取士而不得其實二則招軍而不盡其材三則禦騎者未得其具四則陷騎者未有其策五則得其地而反失其心六則守其地而復無其備七則恩威之不明八則利害之不密九則急務在財計而財計未豐十則邊計在馬政而馬政未備十者之弊非有英雄豪傑之士爲陛

下洗而新之則他日敗亡之患葢有不可勝言者矣臣請爲陛下條陳之

取士

臣嘗讀孫子一書至十三篇之末其論上智爲閒有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殷周之王固天命之所攸屬也何伊摯呂牙之能爲興亡也哉葢用閒之法不以豪傑之未至爲可憂而以豪傑之去國爲可慮不以英雄之未附爲兵家之急而以英雄之去己爲腹心之憂故夏雖未亡而摯去則亡周雖未興而望至則興是知英雄豪傑之去留爲社稷邦家之休戚而今日之急務誠在此而不在彼也況夫名山大川秀所由鍾嶞山喬嶽神所由降千歳之日至則閒世之士生必有翹楚之材特起之子夢寐未形占卜未見寓於貧賤閭閻流俗之中隱於耕農商賈草萊醫卜之下羅

之以科舉邪彼不善於章句之儒誘之以利祿邪彼不由於聞達之路置之於駐劄將佐之中邪彼不生於營壘行伍之地三城桐柏之耕農羅源賈木之樵牧六安遼峰之高隱羊峴房陵之商販類多抱負所長高出世表能否相參有無相授非不欲求用於世以盡所蘊然上則招致無方而下則無階可進內則搜訪無術而外則無門可入是必廟堂廣於延納而無間於疏遠幕府勤於聽覽而無拘於早暮監司州縣專於薦舉而不遺於微賤其門有八一曰有官謂沈溺下僚不能自奮二曰無官謂素在草茅不能自達三曰世家謂將帥子孫不能自效四曰豪傑謂江湖領袖山林標準五曰罪戾謂曾犯三尺求脫罪籍六曰黥配謂材氣過人輕犯刑法七曰將校謂素有謀略久淹行伍八曰胥靡謂隱於吏籍不得展布臣愚欲望朝廷明賜告諭上而二三大臣握髮吐哺

結四方豪傑之心下而中外諸將解衣推食作一代英雄之氣在諸路則責之於監司州縣在諸軍則責之於制領將佐開推轂之門去游謁之禁諭之以文榜激之以忠義識軍國之利害者許其自陳識山林之豪傑者聽其自薦使天下有愛君憂國之心者皆得布露有過人脫穎之材者皆得導達擇其所陳果有切於軍國大事者解發宣司審覆其實發付軍前隨材錄用其有言詞浮誕簧鼓世俗者焚之其有互易鄉貫指陳他事者毀之言詞樸直無令棄之恐過人之資拙於朱墨虛辭華麗無令收錄恐科目之儒例於奔競如此則聞達者既至不求聞達者亦得以識其姓名利祿者可招無心利祿者亦得以知其巖穴不然則草萊之雄未能盡致反有以滋他日匹夫窺覬之私山林之姦不能盡收適有以啟異時蕭牆眦睚之釁今我國家用師百萬運糧千里宇內聳

動天下響應率未聞有能薦一豪傑舉一謀士不知淮自桐柏以東為里一千六百沙淺之地凡一百一十有一而海嶠皆通津焉沿淮屯守之師自朐口至浮光不過一十餘所中間利害去處十關八九漢自郢京以西為里一千四百灘磧之險凡八十有一而桐柏之地千里平阪寸■■水略無限隔而荆襄守禦之兵自信陽安復至荆門光化亦不過六七屯戍間道甚多拒禦不及嬰其四集之鋒而塞其闕然不滿之處殊非有能任其責者蓋懷材抱藝之士耕雲釣月之徒天下晏然四方無事猶切意功名更相勸勉以圖進取事業之秋孰甘疏外苟招致之不塵旁求之未盡則舍虞之秦者烏知其非百里奚背楚歸漢者烏知其非韓淮陰況夫楊朱之岐可以南可以北孟軻之水決之東決之西前晉後楚無路不通左趙右燕無關可隔是可不為之慮耶此取士之說

臣所以拳拳於論事之首也

招軍

臣嘗觀太公練士必因其能否聚爲十一等級未嘗有廢棄不用之卒吳起練銳各因其材別爲五等故決圍屠城無施不可夫天之降材不可以一律拘故君之用材不可以一概論將限之以等量邪長者或懦而無能短者反勇而有用將律之以肥瘠邪肥者或拙於驅馳瘠者反俊而驍勇將齊之以老少邪少者或鈍於教閱老者反精於鞍馬將取之以善惡邪善者或嫌於姑息惡者反雄於戰鬭將責之以門望邪只籍伍符之子或驕墮於不學破落游手之人反亡命於不顧何者攻城掘地惟穿窬之盜斯能成鑚斡之功長鎗大劒之材無用也渠流破堰惟泛海掠潮之寇斯能成潰決之功揭竿斬木之材無取也況舟漏艤則過淮盜馬越漢運鹽之

子斯能成出沒淵源之功鬻弓牧馬之材無能也襲營畧警保寨則晝伏夜動神出鬼沒伺人之牆壁覘人之財寶者斯能密其出入之蹤畏刑懼法之徒無所施其巧也探賊營之虛實竊賊軍之旗號視死如歸飲毒如蜜者斯能舍其性命之重顧惜之士無所用其力也夫有一技則生一材有一材則濟一用因技以求材因材以制用其說有六一曰合格謂身及等仗體無殘疾二曰亡命謂漂泛淮海鼓誘溪洞三曰逋逃謂懼罪逃竄思得自效四曰破格謂等仗雖慳而驍勇過人肢體雖殘而武藝無敵五曰盜賊謂累犯刑法無生可謀甘為盜賊無術可禁六曰私販謂私販商權偷瞞商稅廣行招致隨材任用其有犯法必殺無赦仍令選擇材技分為十等各置將隊有善穿窟穴可以攻城者聚為一卒名曰窟穴將以備攻城之用有善弄潮泛水可以浮液者聚為一卒

名曰波濤將以備錐鑿賊船之用有善攀椽上屋緣梁走柱可以登陟者聚爲一卒名曰樓閣將以備登城越險之用有善飛煙射火流光走爆可以通放者聚爲一卒名曰煙火將以備燒毀城邑之用有善夜行不以鐙燭可以暗襲者聚爲一卒名曰潛身將以備驚劫賊營之用有善捕獸獲禽籠檻教使可以馴熟者聚爲一卒名曰飛走將以備充神出怪疑兵惑敵之用有善上竿立索可以趨望者聚爲一卒名曰輕捷將以備登高望遠窺伺空便之用有善知海道蹊徑黃黑洋島者聚爲一卒名曰洋海將以備浮江泛海潛兵密渡之用有善撑駕船艘驗風辨雲者聚爲一卒名曰風雲將以備移風易電閃誤舟船之用有善雕鐫陶鑄機織銷畫者聚爲一卒名曰機巧將以備不測設爲怪服異旗誤敵之用其餘搭材工匠悉如常法則兼收並蓄悉無所遺苟以爲長而及

等仗者爲弓手鎗手短而插指板者爲弩手斧手不知弓鎗弩斧之外猶有餘用也無籍之子弟爲馬軍新刺之百姓爲步人不知步人馬軍之外猶有餘材也不曾犯徒不曾刺環無殘疾者可以充招而不知犯徒刺環欠指眇目之中其果勇有大過人者今我國家諸軍駐劄之兵並已差出而守營壘者皆老弱隊外無用之卒諸州禁卒及寄招三分之兵並已揀發而留家基者皆殘疾廢棄之士去歲他郡未知豐歉而福建一路禾苗白死收不及半泥足方乾而民已告飢刈銍方解而糴已告湧若不盡行招致凶惡無賴亡命之子歸爲國家大用臣恐姦雄不出而無籍亡命反爲吾境之內憂妖祥烏合無歸而嘯集反爲我山林之怪異平居無事猶可諉者今方興舉恢復大事可不預爲之計哉此招軍之法臣所以拳拳於論事之次也

御騎

臣聞古人以騎射爲匈奴之長技前輩謂虜人騎兵非中國所能敵蓋敵之所長者馬軍所能者騎射也吾能料其所短而不能料其所長則已一而敵二非兵家之上謀吾能制其拙而不有以制其巧則敵算多而已算少尤兵家之深患況河南冀北之地爲地最廣而畜牧頗多吾國之數十不足以及其四五宕昌橫山之監爲地絕遠而驛程斷絕吾國之馬十不足以及其二三馬步三司之馬雖僅言數萬而羸弱老病將及其半江上諸軍之馬不過五萬而在假未該入隊之數不啻三分之一此其爲馬尤非中國之所能敵矣況吾之馬行石則瘸行泥則陷敵之馬則雨雪連月其去如躍沙磧千里其疾如飛而非吾馬之所能敵也吾之馬遇午而飲遇晡而料敵之馬則連牧數月而汲飲不拘連餓數日而乘騎

不乏而非吾馬之所能及也然則何以制之邪曰車而已夫所謂車者太公之扶胥其制不傳於古楚子之乘廣其用不適於今宣王之四牡八鸞則百五十人之制於曹鄭爲太多荀吳之攻車守車則一百人之制於荆淮爲太少昔信陽使臣張敵萬嘗爲車以獻於朝矣下置四輪上施一屋前張以幔後掩以木其制非不善也然十人兩牛非獨力之所能舉昔池州帥臣劉震亦嘗爲車以獻於朝矣下置一輪上載一弩頂覆一葢中立四柱其觀非不美也然上重下輕非獨輪之所能勝葢張之本意惟欲其運糧故兼用以禦敵始於敵不可禦而終於糧之不可載臣之爲車則不然能總數木之器而聚以成車則車之用可以禦敵騎之衝突分一乘之車而析以成器則器用可以助吾兵之搏擊平原曠野則合而爲車也勢如山嶽環如營壁而敵騎不得以嬰吾之鋒阻山

帶河則析而為器也長以禦短短以禦長而敵人不得以測吾之妙古之車重而艱於回環也吾之車輕而易於回環古之車大而艱於搬運也吾之車小而易於搬運古之車行地一丈二尺吾之車亦行地一丈二尺而雕斲之工比古為無費古之車一乘當八人而吾之車亦一乘當八人杵幹之用比古為不多前掩以牌洵以藥石而火不能焚水不能溺中貫以鎗透以孔竅而行則後推陷則前舉平地大阪賊方欲逞其騎射之能吾乃以是車而列陣之前則敵之射騎窮矣便風利地賊方欲極其番馬之勁吾乃以强弩而伏之於車之後則敵之馬軍鈍矣無他弓之所及者近而弩之所及者遠步之所禦者虛而車之所禦者實中發以極遠之弩外捍以禦實之車則伏從胸背而發騎從腰脅而出敵雖聖智亦有所不可逃矣此臣所謂禦騎之具也

陷騎

臣聞近者諸軍制爲馬黃克頭螯頭神勁神臂弩之屬以破其騎射之能制爲木叉沙欄拒馬鹿角之屬以破其邀劫之速其術似矣蓋弩能發矢於數百步之外使彼之騎射不得以及於我也然皆用於步人而步人素非馬軍之敵車能禦敵騎之邀劫而使敵之騎軍不得以覆於我也然皆病於重滯而非一士一卒之所能獨舉故弩之弊在於步人必有捍蔽斯可後伏臣之輕車非弩之捍蔽歟車之弊弊於重滯或有搬挈皆成棄物臣之輕車非物之輕捷歟張騎爲翼有所不能掩附火於箭有所不能燒車之用固妙於當代矣然車可以制敵騎之衝突而不能追追虜騎而置於必死之地車可以遏虜騎之邀擊而不能暗陷虜騎而納於必敗之域彼有爲鐵蒺藜之具使馬足受刺而連顛於道路矣然鐵蒺藜

之錐尖而且小馬足上覆則深沒入土而不足以透其䗶甲之堅也彼有爲木蒺藜之具使馬足中毒而聯覆於隊伍矣然木蒺藜之錐鈍而不利馬足受淺則鋒角摧折而不足以破其䗶甲之厚也彼復有造爲守城之具曰連板茅鍼上有一錐下置一板或者以之而陷騎然敗於醜形而易見下馬步行可拾而取上馬乘騎可望而避而不足以陷騎也彼有造爲守城之具名曰鵝項茅鍼首尾有錐而身腰兩曲或者以之而陷騎然敗於筌插之不堅受壓於東則斜倒而西受壓於南則斜倒而北而不足以陷騎也彼有所謂鐵皁角者鋒固利矣而枝柯之輭無所取材復有所謂鐵蔆角者制固美矣而塵沙之陷無所施巧然則皆不可以陷騎而何以制之邪曰鐵菓曰竹肶而已夫所謂鐵菓者上錐下平狀若木菓蹋之則下不入土壓之則上可入肉錐綴於番馬䗶甲之

下而不容取剔是謂鐵蒺夫所謂竹貯者一毬六鋒狀如鼠黏四圍有錐而可破蹏甲中閒有帶而不沒塵土馬蹏及之則上尖下圓而牢不可破馬足踢之則六方有鋒而左右中毒而不可以手握而恐其傷人不可以帛裹而恐其脫穎是謂竹貯惟是藥之以錐而所中則與藥俱中筒之以竹而欲放則倒筒而放夫馬之為物非人可比一馬或顛則左牽右絆而百馬皆顛一騎或覆則前挨後觸而百馬皆覆無他互相控制故衆倒不容以自支交相遏而故連蹶不能以自止惟能以輕車之制而絕其騎之不可來復以鐵蒺竹貯之具而陷其騎於不可去敵雖聖智亦有所不可逃矣此臣所謂陷騎之策也

得地

臣聞兵有萬機係乎一將人有四體係乎一心一將不謀則

萬機皆失一心不安則四體皆病故三蜀之地人心在關京淮之地人心在城合數十州而爲蜀固非一朝可破也然一關苟失則三蜀之民皆無自存之心總數百里而爲城固非一夕可虜也然一穴可攻則三軍之衆皆無自守之策此無他人心之所恃者在關與城關之與城既不足恃毋怪其徬徨而無計也二廣之心在於嶺二江之心在於江一夫越嶺則全廣之民皆憂惶而不可禁一舟渡江則江南之民皆潰散而不可止此無他人心之所恃者在嶺與江嶺之與江既不足恃無怪其束手以就禽也故善用兵者必先守其心而不失其所恃焉斯爲善守之策矣故古人之用兵不以地爲難取而以地爲難守不以城爲難拔而以城爲難據得敵之城而復陷於敵若未害也然敵人之再得則必怒其城中之人前日敢於降我而逞其殲滅之威則他日未下之城豈不

爲後者計哉强則進取弱則棄去此非素有之物奚足恤也然敵人之既奪則必懲其將帥民旅前日之敢於叛已而極其殺戮之暴則其餘未降之邑豈不爲他日計哉此一郡之失則百郡無敢降之心前車之顛則後車有覆轍之戒以逸待勞況乎淮北之地城外平坦無屋可居無營可守賊若突至城下嚴兵拒關不得與戰伺其夜而將臥則密遣一軍邀其腹背遇賊整兵則挨門復反而不與之鬭迨其卸甲偃息則又出一軍以震之由是自昏至曉無時而息則賊軍夜不得以偃臥矣伺其曉而將炊則密遣一軍突其營壘遇賊覺知則挨門復入而不與之戰迨其卷甲釋兵則又出一軍以鼓之由是自曉而午自午而暮無時而已則賊軍晝不得以飲食矣伺其馬之飢而刈草芻於遠所也吾復引兵抄出別門以襲其虛則賊兵不能棄營出刈而賊之馬餒矣伺其軍

之渴而求飲汲於他澗也吾復引兵急出他道以窺其後則賊兵不敢控馬遠飲而賊之馬渴矣吾之兵更出更入而出入不時則賊之兵日夜驚惶而進退無策吾之門或開或闔而開闔不常則賊之兵首尾相結而去留無計欲侵掠於遠郊則懼吾兵之急乘其隙欲奮死於一戰則遇吾兵之不攖其鋒風則飄揚砂石糝塞眼目而賊兵不安於曠蕩之場雨則淹洊廬舍漂灑肌膚而賊兵不便於泥塗之地熱則日烘胸背而連宵不睡之卒積然如醉而手足不能以自舉寒則冰結鬚眉而數日不食之兵僵焉如仆而魂魄不能以自全外則襲其糧饋而不使通內則謹其烽燧而不與校近則旬日遠則一月至其人倦馬疲晝驚夜畏然後出吾輕銳之師衝其要徑強勁之弩伏其歸道敵雖聖智亦不戰而成禽矣守城之秘法三十六其要則曰種柴曰貼城曰招箭曰虛幟

曰暗壍曰透犬曰備■曰倒揵曰截徑曰密戈曰漏窟曰合洞曰門棧曰敵啓之屬最爲緊切而今未之設也攻城之祕法四十二而其要則曰流星曰反礮曰透窟曰灌水曰聚沙曰堰板曰飛橋曰灑毒曰采鴿曰風藥曰流火曰去糧之屬最爲緊切而今未之曉也吾今盡其所謂守城之法而尤備其所謂攻城之法故勝在我而敗常在彼巧常在己拙常在人然是法之外必求城外通衢可容賊騎往來者爲伏筌之法法用批竹成鎗煉之以火埋鎗於地絆之以藤馬足受絆則藤急槍出自中其胸臆矣此伏筌也復求吾城之小徑可通賊出入者爲暗穽之法法用掘地成穽廣三寸深一尺破竹成鬚橫用兩圈縱卒利人足受陷則脚出入而自其脛腫矣此暗穽之法也恐賊夜至而窺我營寨也爲觸網之法法用木樁一張竹檐七片貫樁以檐而成弩制如獵具以之觸馬

則綫高三尺五寸而馬首可穿以之觸人則綫高四尺五寸而人首可貫弩機與一綫相通觸綫則弩機自發賊人遇之必疑吾兵之夜伏而不敢及我矣此觸綱也恐賊夜襲而驚我士卒也爲伏虎之法法用椿六十枚橫木三十枚縛而爲架制如曝竿縛羊三十腔於椿架之上拽鼓三十面於椿架之下羊足與鼓面相及羊怒則雙足擊鼓夜不絕聲賊人聞之必疑吾兵之夜出而不敢以近我矣此伏虎也營壁不堅恐其驚譟爲反疑之法法用啞礮藥綫炬火鬼鐙各穿貫於硫黃焰硝紙撚之上計夜時刻爲綫短長先爲白衣撑立如數人枚置近炬火遇燒藥然至炬火照見白色之衣宛如人立兼啞礮鬼鐙之類相閒而發賊人見之將謂吾兵暗伏而自遁去矣此反疑也道路阻隘恐爲盜劫爲遠更之法法用響棒幫子銅鑼隊鼓四件各置撞極於近水去處立一水車

隨水運轉車上安棰或密或疏遇車轉則棰棒自打亦用白衣撐立如有人物木枝陰暗如有菴舍置近金鼓兼響棒幫子之屬相間而發賊人聞之將謂吾軍潛伏而引退去矣此遠更也白穽之法內安竹籤鐵鍼皁角刺之屬上則掩以沙土而隨其地之顏色使賊人止知其爲沙土之地而不覺足陷此白穽也青穽之法內亦安竹籤鐵鍼皁角刺之屬上則掩以麻麥草芥隨其物之種類使賊人止知其爲麻麥草芥之地而不覺足陷此青穽也馬拖之法絆索於道繫鎗於索索出於地鎗掩以土遇馬足被傷而走則索尾之鎗悉自卓其腿腹矣此馬拖也馬筒之法掘地一尺口闊三寸內置四鎌中分四旁遇馬被陷而拔則筒口之鎌悉自中其蹏甲矣此馬筒也若此之類不容偏舉如此則敵兵雖強何術之我加敵衆雖多何禍之能及我將反有以收其拔營休士之功

而掩覆乎敵人之所不及矣臣故曰得地而反失其心者此也

守地

臣聞故鄉之歌帝王不能免懷土之念小人不能忘彼其邱墓之營非一祖一宗之積田園之樂非一朝一夕之故一旦束裝以遷襁負而去吾之產廬皆賊人之營寨吾之馬牛皆賊人之膾炙遺棄之敖倉米粟反有以資賊人之糧食遺棄之金寶財帛反有以資賊人之裹囊吾之父老皆顛躋於道路吾之幼穉皆遺擲於溝壑見父老之顛躋則弟子無心於戰鬭見幼穉之棄擲則父兄無心於守禦稽求之於昔靖康紹興之閒橫潰山之不守而濠梁以陷棠金山之不守而三邑以戕大江之南平時豐稔猶藉兩淮粒食以給歲月一旦淮北之民反輻湊於平日倚糴之地日添食衆一千萬口月

添食粟九千萬石積以歲月之久計以繁劇之數商車既竭廩工亦空當是之時米斗五十銀兩五百留於淮堧者皆傷殺犇於江南者皆餓死此其事業之不振蓋基於山寨水寨之不可守也驗之於近去冬今春之閒鍾離定遠之民不安之於高九郎烽火橫澗文賢之山而濠梁之民皆罹於變遷之苦安豐壽春之民不安之於燕九娘龍神二郎崗蘆塘之山而芍陂之民皆淪於轉徙之難盱眙高郵之民不安之於毛工胡鼻蓮花山而淮東之民皆死於瓜州楊林江船之不得渡霍邱正陽之民不安之於鐵腳桐山楓原西安之山而淮西之民皆病於英六北峽關守把之不能出當是之時近畿一路白骨如市舉目一觀橫屍滿野父老幼稚爲無辜之鬼者不知其幾千萬人牛羊粟穀爲賊人之所有者不知其幾千萬計此其敗亡之踵至亦基於山寨水寨之不守也夫

兵家之法在我無閒之可乘然後彼之閒可乘於自固之後在己無隙之可伺然後彼之隙可伺於自治之餘故古人不務攻敵之城而必重於守己之城不務掠敵之地而必堅於守己之地己之地能守而不拔則彼之虛可乘而無內顧之憂矣己之城能守而必固則彼之隙可伺而無後顧之患矣今國家屯兵於淮東而淮東素號爲川澤之國川澤之國多水寨雖淮西亦有之未如淮東之多所凡小洲大渚沙嶼石磧水勢環繞人所不到之地皆水寨也自謝楊綠楊石鏡老鸛新開諸河而言凡四十餘處而相通之寨九故當修爲水寨使近水之民皆居於一寨之中而無虜劫之患顧不便歟然或者猶謂織蓆爲廬流亡之民固可以偷安積土爲壘遷移之粟固可以自足然外無重城何以捍賊兵之暗度內無堅壁何以杜賊兵之潛步殊不知水寨之法淺則有伏牛暗

楗可以破賊人之樓艣深則有草拉沉纜可以挽賊人之舟楫浮則有綵穫稻桿能使賊船之來車不可踴櫓不可搖沈則有錘錐浮鉤能使賊船之來淺不可移深不可去蘆牌葦桃阻以橦竿斜樁而不可到則因風縱火之術賊不可施而我反可施浮罌坐鼓阻於攔河截没而不可入則浮箭流火之術賊不可用而我反可用凡修水寨之祕法二十有七無不畢備則吾之民老弱皆安而賊人無路之可通吾民之糧牧兼全賊人無門而可破所積之物吾軍苟至則資以三軍之用而有以寓奪敵之基所居之城賊兵苟至則視以爲腹心之憂而不敢以爲無人之境然則今日守邊之策其可移於此邪今國家屯兵於淮西而淮西素無山林之地山林之地多山寨雖淮東亦有之而未能如淮西之爲多處凡山叢巔峭於上平下險無路可登無階可陟人所難到之地皆山

寨也自安六信陽舒城東巢廬江諸沿邊而言凡九十四處
而外有無水之岩六故當修爲山寨使近山之民皆居於一
寨之中而無流竄之患顧不便歟然或者猶謂登山爲險固
足以爲一時之計絕頂爲營固足以苟目前之安然上無井
泉則罌藏桶貯之水不足以給旬月之久其何以經賊人之
圍守下有平坦用木耒石礮之具不足以歷時日之深其何
以備賊人之弓弩殊不知山寨聚竹爲輪透竹爲筒可以爲
綆繘之器而天雨之水既得於留藏而充足於日用曲木爲
架斷木爲車可以爲遠汲之溜而山泉之水又得於引傳而
備禦於天旱陰巖石窟可以種水以浸潤自生合槽埋水可
以積水而清瀆不絕慮糧食之難運於上則有糧船斜車以
濟夫人力之所不可及慮賊寇之易至其下則有浮木溜腳
以絕夫人迹之所不到方員二色之耒隨其山之險易而不

使之妄發灰火二色之礮隨其賊之遠近而不容於巧避燒土為圓可以粉賊人之皮笠擊石為彈可以破賊人之頂板硬弩之外又造蹋腳城以杜賊徑使賊人之兵可見而不可近強弓之外又造輪箭車以避賊矢使賊人之箭可發而不可及凡山寨之秘法三十有六無不畢備則吾民之老幼皆安而少壯願從於戰鬬吾民之糧用皆全而盜賊無從而擄掠近寨而攻則上寨甚險而不得以遂其謀越寨而過則下寨甚易而或得以襲其後然則今日守邊之策其可後於此耶前日國家注意於海泗宿亳之地而淮南之地反不注意究心於唐鄧陳蔡之區而襄漢之區反不究心故大兵長驅於前而彼適得以躡我之後諸道並進於北而彼反得以覘吾之南老幼流亡而少壯無心於捍禦城邑毀殘而將士無心於戰守遺糧棄穀皆敵人之贏餘流馬犇牛皆敵人之輜

重使無二三偏裨極力捍禦則幾使長淮之南盡入虎口大江之北均爲魚肉有志之士豈不痛哭於此爲今日之計莫若行下兩淮州軍每一寨置寨官一員令借補資秩以爲之主宰每十寨置一將令條省特差以爲之提督民有自備一寨與衆同居者厚以大恩民有自出錢糧與衆用度者優之以賞仍令勸諭土豪形勢總首統轄及願補名目之士糾其邇住之民依山水二寨成法修治於官無費於民有益庶使沿邊之民或有緩急各無流徙之憂而義勇弩手忠勇等軍亦安於戰鬬而無老幼妻孥之患矣臣故曰守地而復無其備者此也

恩威

臣聞豆羹之得不得生死之所由分羊羹之及不及勝敗之所由繫恩威之不明三軍之大患也自今觀之諸軍之效用

馬校則日請錢三百米三升至諸軍之吐渾威雄則月請錢三千米一石五升耳何重於效用馬校而輕於吐渾威雄也新招之敢死則日請錢三百米三升諸路之將兵月請米一石五斗或一石八斗鹽一斤半或錢三百耳何重於敢死而輕於諸路將兵也夫用命當先奮身不顧均一死生也所遇之輕重乃如此之倍蓰焉趨事赴功之際盜無不均之歎哉借曰效用敢死皆緩急可託之兵故宜優其所請然則吐渾威雄諸路將兵是國家故使之爲不可託之兵而徒費府庫耶安撫司之强勇日請錢三百米三升至安撫司之親兵則請與諸州之禁軍相爲上下耳何厚於强勇而薄於親兵也兩淮之萬弩手則歲免田租三百畝已及一千餘緡忠義軍民兵令自備錢糧器甲何厚於萬弩手而薄於忠義民兵也夫視死如歸效死勿顧均一性命也而所予之厚薄乃如是

其不相若也萬死一生之際盍無不平之氣哉借曰强勇萬弩手皆緩急有用之兵故當厚其所養然則親兵忠義民兵是國家故欲使之爲無用之兵而徒費錢糧耶諸軍新招之弩手則日請錢三百米三升而諸將之弩手則月請一石八斗錢三百而已弩手一也何優於諸軍之弩手而劣於諸將之弩手哉諸路禁軍所以逃亡也諸軍新招之水手則日請錢三百米三升而沿江淮之水軍水手則自種自食而已水手一也何優於諸軍之水手而劣於江淮之水手哉此浮光正陽諸砦水軍之失律也左翼軍摧鋒軍之出戍訓練官部隊將則各添支十千茶湯五千河南巢浮光襄陽天長六合維揚黄崗出戍之訓練官部隊將月止得於本劵而添支茶湯之俱無諸州軍之廂軍牢城月請石五衣賜在外買工坐食而生平不聞金鼓之聲諸衙占破而終身不辨旌旗之色

何諸州之禁軍居則責以教閱出則驅以戰鬬而所請亦未能遠過於廂軍也夫沿淮之水軍自種自食而與諸軍廩給之士例赴戰爭兩淮忠義民兵之自備器甲而與諸州有請之兵例從於征伐諸州廂軍之坐食不勞而與禁軍之出戍者同祿是三者之弊廟堂詎可不急為區處耶馬步三司諸軍之制領在營出戍之將佐與夫訓練官部隊將旗教頭之類升差之法除伴射獲賞及射中鐵簾人自合升差其餘遇有窠缺即合令諸軍隨其等級旗教頭有缺即於親隨內拍試武藝最高絕者充補部隊將有缺即於旗教頭內拍試武藝最高强者充補訓練官有缺即於隊將內拍試武藝最高强者充補以至將佐制領亦皆循序而進不許越階而得庶使所部之人服其材藝畏其號令而無陵犯玩侮之患不然職以勢差官以賂得而夫人皆得以逞其僥倖之私而士怨

卒矣勸懲之君子仍其舊弊耶抑將以作成士氣耶京淮忠
義之統率萬弩之統領與夫民將付義軍總轄總首之類升
差之法除曾立戰功及累勞績人自合升差外其餘遇有窠
缺即令諸總隨其等級遇將付總首總轄有缺即於隊伍中
拍試武藝最高强者充補統領統率有缺即於將付總轄總
首中拍試武藝最高强者充補以至旗頭教頭軍頭隊將押
隊部隊將莫不使之人盡其職能各逞其所長所以為中服
衆人之具庶使所部之人推服其材聽從其令而無欺玩之
意不然則官以僥倖差祿有濫及凡勢人之家掊斂之子皆
得以藉其結託之私而公議屈矣勸懲之君子抑將聽其自
然而置之不問耶抑將使頭目皆過人之材而行伍無不平
之氣耶夫不歷行陣者皆濫廁於頭目而屢立戰功之士反
奔走於下僚怯懦疏拙者皆倖遷於將佐而材武勇冠之人

反淹回於隊伍膏粱舃奏多資之家皆得以躐取將帥而孤寒貧乏無依之士終身老死於馬前之卒是三者之弊廟堂詎可不急爲之變更耶此臣所謂恩威不明者亦必待得夫知兵之士而後明也

利害

臣聞僞爲袁氏之旗鼓故袁氏之軍以不密而敗僞建尉遲之幟故尉遲之將以自泄而禽利害之不祕兵家之大患也自今觀之向來歸正之別有三一曰因人鼓率二曰遠來慕義三曰軍前殺降因人鼓率者隨衆歸正者也遠來慕義者忠心歸正者也所謂軍前殺降者口欲食我之肉身欲寢我之皮勢力未加勉强從命有司一時總名曰歸正而不知其此心所向未嘗一日不萌北歸之念今存行伍者有之擢爲將佐者有之除以麾節者亦有之然則本兵之地胡爲而不

原其歸正之初邪沿淮之兇惡其別有四一曰跳河二曰兩來三曰興販禁物四曰寇掠生事所謂跳河者間諜也所謂兩來者奸細也所謂興販禁物者銅錢膠漆軍須也所謂寇掠生事者謂黄夜騷擾外界偷盜牛馬財寶也以是四者或妻孥於異境或婚婭於絶域或兄燕而弟秦或男晉而女趙此心所向未嘗一日不作過淮之念今編配諸州刺而爲敢死者有之刺而爲效用者有之竄而歸山林者亦有之然則將帥之官胡爲而不考究其自來邪小將深入兵家所忌分兵遠擊兵家所戒古人非不欲持人之家基傾人之巢穴而免勞吾之大兵之搏擊也江油之役雖艾之能猶幾於敗匈奴之役彼陵誠勇僅亦不免古人所以不敢以孤軍單將入於無援之地者深恐敵人或裹其糧或斷其尾則吾軍之密機皆自泄於將士也傷中之士不遺於野逃潰之卒不近於

賊古人非屑屑於細故譊譊於末節而失其大體也魏刖其足齊有良謀楚失其心漢得良將古人所以不容逃軍病卒留於賊人之地者深恐賊人巡邏而歸挾策而往則吾軍之機密皆自獻於敵國也將之所居固宜與士卒咫尺也古人必圍以重幕而顏色之不相覩嚴以闔閾而聲音之不相聞者懼其夜出別營以行閃誤之謀潛歸幕府以白請乞之事恐其事機之易泄而勿使知也將之所處自宜與士卒通情也而古人於日中之號一時一易夜中之號一更一換者懼其衆所共知則易以外聞士所通曉則敗於難祕慮其事機之易泄而勿使久也彼有懼其遞角之泄漏也故立爲名遞之法謂如以人皆畏炎熱詩二十字爲號寫人字號者即知其爲乞軍器寫皆字號者即知其爲乞糧食主將中樞各收一本以爲辨對而文牒之外全無明文及其所乞之事此名

遞之法也彼有懼其往來文牒之易辨也故立爲數遞之法謂如以湖上新亭好詩二十字爲號寫湖字號者即知其爲乞軍器一百件之數寫上字號者即知其爲乞糧食二百石之數主將中樞各收一本以爲辨對而支牒之內全無一字及其所乞之數此數遞之法也彼有以色爲遞者謂以五色而辨其所申之意以藍青而書號者係乞何人係在何軍以赤朱而書號者係乞何物係在何處彼有以字代遞者甲乙丙丁之十干即以爲一二三四數目之代用子丑寅卯之十二支即以遠近里數殿潤昇池江鄂駐劄之代呼有以物遞者謂傳一箭至則添一百人傳一弓至則添一千人之類是也有以衣遞者謂傳一衫至則一軍發傳一袴至則兩軍發之類是也以至水陸山險皆有別名左右前後皆有異號遞法有二十二等遞文有二百二十字此遠營別屯之所不可

廢也然亦時一換易雖吾軍將佐亦勿令通知斯爲善耳奈何自田俊邁禽而虜人出我兩淮之師多用吾軍之旗幟自吳曦叛而虜人襲我荊襄之師多知吾地之險易臣之私意莫若使吾教兵之制反金鼓而爲進退有以破賊人之所已知使吾布陣之勢反曲直而爲方圓而有以異賊人之所已曉昔以此鼓旗而招將帥今反以此旗而招士卒復有以誤賊人之所已聞昔以此旗而招統制官今反以此旗而招部隊將復有以誤賊人之所測識昔焉江鄂之旗五色而紅腳今則易之以他色而復用青黃白黑之腳昔焉池陽之刀斜頭而紅靶今則截之以平頭而復用青黑花綠之靶建康之弓舊多黑面今或裹之以黃樺鎭江之箭舊多白翎今或換之以斑雉凡被禽將帥已知之事皆反其所行凡被禽將帥已聞之策皆反其所用彼果有意於歸賊邪則其所泄與吾

今日所用迥然不同而賊人必惑其所授之非真果無能而陷賊邪則其所泄與吾今日所行了然相反而賊人必疑其所言之不實夫然後在彼乖其所之在我乘其所誤失一將而可以禽賊之百將失一人而可以禽賊之千萬人矣此臣所謂利害之不密者尤必待得夫知兵之士而後密也

財計

臣嘗聞善生財者不生財節其用則財乃生善致富者不致富去其弊則富自致自今觀之紹熙慶元之閒朝廷行下諸路賣田今雖住賣而州縣之賣者如故官產所存已無餘蘊矣何舊賣之錢提舉司未爲理解而新賣之錢諸州縣又復隱匿邪乾道淳熙之閒朝廷行下沿江諸路起理蘆塲租錢今雖住理而州縣之追者如故欠籍所存已無餘數矣何積年已理之錢總領所不爲令項申發而未理之錢各州縣不

爲摘出別解邪江東西之淨課利錢每貫收椿管錢四十文
省向立椿之初本爲解發京師堆垛貫索之費而今之淨課
利錢截支於諸州之大軍矣此椿管一項之錢果何隸邪淮
東西之大禮銀絹錢每業錢一貫科數二百文向起此銀絹
錢之初本爲三歲一科以爲蔵事天地明堂之費今則無歲
不科而遂成常賦之定額矣此銀絹一項之錢果何屬邪州
用三分軍資庫分隸之錢也今入公使庫而國用司之不問
也罰直贖銅贓罰庫之制錢也今入公使庫而國用司之不
根也營田力田之租逃戸絶戸之課不入省司庫而入公使
庫矣何國用司之不及也新建房廊之錢新填白地之錢不
入省司庫而入公使庫矣何國用司之不具也錢會中半祖
宗之舊法也近日之支散軍收兵買軍須百官茶湯宗子孫
遺公吏重祿月幫供給津發夫轎過軍驛券養老軍員添差

歸正是十者之錢既全支於會券其贏餘之錢果何歸邪撙節浮靡兵興之新制也近日之朝官白直州郡餽送過官船腳時官月會親戚會錢糴局虛幫監司助會交送合食公用銀器供使陳設是十者之錢既比舊爲尤盛其妄費之錢果何出邪白地樓店之錢秋苗事例之錢夏稅縻費之錢額外水利之錢米麥變糶之錢印簿俵付之錢實封賣產之錢誤鈔突納之錢高價攙佃之錢回易官會之錢州郡根括而無餘矣果附於何歷邪抽分竹木之錢抽解瓶瓦之錢寨兵虛券之錢弓手虛傭之錢溢數免丁之錢賣帖住持之錢互爭沒官之錢犯事家業之錢呂佃天野之錢江灘河步之錢州郡根括而無餘矣果解於何所邪比較務之要鬧拍戶城下務之要鬧地分戶部贍軍庫之要鬧腳店總領所酒庫之要鬧樓館今盡歸於公使庫而監司之不舉覺邪城闉之糞土

橋道之樸賃放生池之菱藕荷蓮新生洲之蘆荻魚蝌今盡歸於諸州之公使庫而御史臺之不檢按耶銅監鐵監之附鑄倍於疇昔之數何鼓鑄之額比舊爲不增耶銀坑銅坑之烹煉過於祖宗之額何泉貨之數比舊爲反欠耶且酒務之中打撥炭團之錢洗榨槽水之錢淘米泔潑之錢榨下渾頭之錢賣牌糟粕之錢篩播糠碎之錢蕩缸餧豬之錢煮酒燭腳之錢以至酒匠量酒專知上牌之錢昔爲官吏之所有而今爲州郡之額解矣又何以爲酒課之不及常額耶稅務之中官船梢搭之錢牌筏附帶之錢鹽船力勝之錢上商住稅之錢漏稅倍輸之錢過纂賞罰之錢官茶批發之錢就務回稅之錢以至豬羊用印門鋪發官之錢昔爲官吏之所有而今爲州郡之帑籍矣又何以爲稅課之不及常額耶州縣催科一項交易未曾關割錢業俱追則兩家俱納比疊納之錢

不入於公家矣或年例幹佃代名輸解田主被追則無鈔重納此透納之錢不入於公帑矣州縣受納正苗重而義倉輕故民戶以正苗而爲義倉則將重作輕官司復使之再納則先納之輕者難以望官司之復還也本色賤而折帛貴故民戶以本色而納折帛則將貴易賤官司復使之再輸則先納之賤者遂以爲官司之白得也今諸州公使庫界轄盡占賭單比較都務之要鬧界轄悉令拍請酤賣猶可說也今乃侵占四務界轄而盡立爲乾息之額全奪諸務拍戶而盡起爲槽榨之店動置百十處所過若正庫恣意酤賣致使鄰近常平坊場幷抵界省務盡被攙奪敗壞停閉公使庫之所入雖曰浩瀚而省務淨課利之虧欠多矣有司胡爲而不嚴禁其乾息槽榨使拍戶盡歸於省務也今諸縣檢放旱潦田一萬畝則重疊寫爲兩本遂作二萬畝細算及有歸熟妄訴反正

者皆不除豁盡令其衮撥放數且一縣元苗計二萬石雖已申州放一萬而民間合催止一萬石今保長帖內尚催一萬五千石者蓋五千石暗催之米俱係縣胥偷匿縣司復恐民戶盡將偷匿暗催之米赴倉送納突過合催一萬之數則必致敗露遂先於上戶幷攬戶名下預借苗錢入於縣胥就縣自印朱鈔則上司無考究之隙有司胡為不嚴禁縣官預借折錢之弊使苗米盡納於州倉也臣嘗見當塗有常平椿管米二千石別貯一廒緣其所積之米風飄雨灑皆已腐爛不堪食用時一換支卻於新倉撥填以足其數委本州司理提督月添支二十千椿管至今已三十三年矣較其米價不及於三千緡而提督官之所請已八千緡矣今所謂廒倉之米猶能蠹食吾國家八千緡之錢而況於官吏乎臣又嘗見池陽有民兵甲仗庫一所內有舊弊衣甲數百副皆破碎不全

不堪披用遇有春秋兩教自赴都統司關借堪好者以應其點乃委本州押隊提督月添支十千有庫至今已五十年矣計其器甲不及百千而提督官之所請已六千緡矣今所謂數百件之弊器猶能蠹蝕吾國家六千緡之錢而況於州縣之官吏乎其他如一御書庫也而提督官月給五千者凡數十員額焉一書籍庫也而提督官月支十千者凡五七員額焉一場務以一官監而猶不能辦集也乃復添一稽察添一措置而爭漁侵焉場務皆歸於三官之私而公家罄矣況所謂稽察所謂措置者非監司之親舊即守倅之姨表也是宜場務之虧欠也一酒務以一官監而猶不能辦集也乃又添一提督添一監轄而爭蠶食焉酒務皆歸於三官之私而公家竭矣況所謂提督所謂監轄者非朝士之閼扁則當路之寵嬖也是宜酒務之不敷也如巡檢寨額管一百人見止有

三十人而州郡皆見破一百人之糧券彼七十人之糧券歸何所也如縣尉司弓級額管八十名見止有四十名而州縣見破八十名之傭值彼四十名之傭值歸何地也如錢監之鑄卒或減半或盡罷矣其請券尚如故也如作院之作兵或減數或住作矣其請俸尚未除也逃閣之苗逃閣之稅天下州縣皆申逃而倚閣也然足徧天下而未聞有無人耕種之田畝目徧天下而未見有無人拘占之屋宅今州縣之所謂逃閣皆召佃收租入於縣帑復妄申為逃絕而偷閣官賦國家胡為不委巡尉官勒本縣常平案吏人下鄉標筌出無人耕布之地方為蠲除而即令召佃則逃閣一項之賦不得以肆欺矣折納苗錢折納稅錢天下縣邑皆正苗正稅解足而後始令民戶折納錢會也今正苗未足而本縣先折收見錢正稅未足而本縣先折收官會皆縣邑恐額少納多致赴州倉

州場突納過數而致被覺察故就縣叩數而折錢也國家胡不嚴行禁戢而使應干苗稅官物盡令諸州置受納而無使縣官干預則折苗折稅二項之錢不得以偷匿矣今諸州多收斛面於交量之官覆出量賸而勒攬戶之買乾鈔者未戢也今諸州妄裝瓶罈而爲供給折色之酒堆積寄賣而抑娼家店戶之邀買者未止也朝士生辰獻壽之錢時新土物之錢侵盡於公帑者月發而如舊也猶可諉也虛作支單出官庫而入私庫者千萬也諸州交送折酒之錢交送節儀之錢易入於宅庫者日發而如舊也猶可諉也僞作回劄出公庫而入宅庫者千萬也茶鹽客欠催理寄庫客死不還今何入也官吏犯事閣罰請俸任滿不還今何歸也爲今之計莫若將諸監司諸州軍之公使錢庫改爲國用錢庫應干科名盡隸受納專差錢糧官一員獨主其事使一州之官錢不出此

庫之收支州令長貳路令漕臣專一稽察其本州應合支破之錢並令於國用庫內支破具申尚書省以憑考驗庶使天下之錢自國用之外無餘錢州郡輒敢自置專擅私收分文即坐入己追褫勒停之法如此則帑藏不得以自私而是錢所積非君則民而國用充矣莫若將諸路總所轉運安撫都統州軍之激賞贍軍公使酒庫權改爲國用酒庫應干酒錢盡隸一所受納亦係錢糧官專主其事州令長貳路令漕臣稽考其州郡應合干支之酒並令於國用酒庫內支破具數申尚書省點對庶使天下之酒自國用之外無餘酒州郡輒敢造賣涓滴即坐入己追褫勒停之法如此則槽榨不得以自私而是酒之利非民則國而國用足矣印給簿歷省差專攢使催科之官不得預於受納酤賣之官不得預於糴買錢庫不得令寄收酒庫不得令寄造庶使主是財者知其不出

於己而不敢以私予倖是財者知其不專於彼而不敢以覬望在彼者仍不沮其所當支在我者復不被其所私匿也他日混一之後國用充則復還其爲監司州郡之舊則猶可以爲重外之本此財計之大略也

馬政

臣聞立法之不詳則弊生於用法之人守法之不嚴則弊起於玩法之吏自今觀之國外之馬買於西夏國中之馬買於中蜀西夏之馬爲地極遠故置監於宕昌以便於市易置使於興元以便於巡察中蜀之馬爲地極廣故責馬政於文龍黎雅諸州而專於收買置馬使於隴蜀都會而專於糾舉然自宕昌而至興元其道絕險驛凡二十有四本監例將所買之馬差軍級夫役押送興元馬務交納直侯馬步三司差官前來取押方與給發自文黎而至成都其路尤爲險惡驛亦

二十餘所諸州例將所買之馬各差軍級夫役押送成都馬務交納直候江上五軍差官前來取押方與給發立法之初蓋以爲三司取押之卒自武林而至興元五軍取押之卒自京口而至成都奔走半載往返萬里不欲其又令深入監道也夫豈知押馬之夫役有曰馬肥則吾無預於轉官馬死則吾不該於定罪故變草料之費而爲賭博之具易綱驛之券而爲酒炙之資或求餉帖而濡沫於縣邑之公吏或買物貨而鬻賣於遠道之鎮市其爲所押之馬則遇夜不槽遇晡不粟遇山成牧遇澗成飲驛之爲里雖曰三十而在道數日未見驛亭驛之爲數雖曰二十而在道逾月未至馬務迨至交點之際已成羸瘠給發之際半致倒斃皆未至興元成都兩務之先已有以飢渴之也國家以宕昌爲監爲今之上駟特令馬步三司官兵只就興元取押而免其遠至宕昌以文黎

諸州之馬爲今之中駟特令江上諸軍官兵只就成都取押而免其遠入諸監不知所取之人未見優卹而所取之馬已不勝其蠹害矣候其歸軍無損綱官則以一資爲賞綱兵則以三千爲率然則胡爲不使三司之官兵直至宕昌自取五軍之官兵直至文黎諸州自取官則優以兩資卒則優以倍賞而使各盡其心於芻秣之際也夫關外諸番及階成和鳳四州招接之馬番馬也然諸番之所喜者在茶榷而不在銀帛今有司乃謂茶之爲貨難以船運於監道之遠反易之以銀帛之輕齎焉故不足以中諸番之所喜而未盡得夫諸番之騏驥也況牙保減剋而不得其全價揀看退換而尚費於多貲又得以扼絶之也何朝廷不嚴其制禁也文龍黎雅諸州之馬蜀駟也然諸州之所欲者在銀帛而不在茶榷今有司乃謂銀帛之爲物易以船運於中蜀之地反易之以茶榷

焉故又不足以中諸州之所欲而未盡得夫諸州之駿駟也況十分之一而公吏侵除十分之五而會券折閱又得以減削之也何朝廷不嚴其約束也押馬之官在路倒死自用己財買以填數雖不及官馬之少壯寸尺猶可諉也今諸州將帥子弟取押歸軍遇有■折有礙推賞則擇係官入隊毛色之相同者即與牽補何朝廷之未禁戢邪謂易馬之貨爲無弊邪則銀有美惡茶有新陳而尚得以邀阻乎販馬之商旅也謂揀馬之官爲無弊邪則乎齒一錐可以成區曰淡毛一染可以成騅馬而尚得以欺罔乎本監之長貳也謂恃其有統領官以排發邪則一目之真不足以敵十目之僞而招誘議價之人猶得以詐欺之也謂恃其有通判以主掌邪則朱墨之士不足以曉驪黃牝牡之底蘊而等量驗齒之吏猶得以指揮之也發馬之處好惡相閒而欲其無偏好偏惡之患

也今日發馬之地驍駿如龍者皆揀給於闕區之膏粱枯瘦
如柴者盡發於帝號之將士何朝廷之不計也發馬之序前
後相挨而欲其無攙先亂後之患也今日發馬之日貧者乞
食於道路而歲月稽留富者行託於苞苴而隨至隨發何朝
廷之不慮也一日一綱此久例也今胡爲而有一日兩綱者
邪一官一綱此定制也今胡爲而有一官兩綱者邪私買補
綱之弊毛色雖同大及分寸尚可計也今以羊易牛而受納
之司受其情屬不與點對何欺罔之甚邪私馬換綱之弊毛
色雖同止惟老病尚可計也今以黃爲赤而受納之司懼其
形勢不與揀退何玩侮之甚邪有以無顧藉之隊部將取押
沿路收買皮毛近似者故令倒死取剝其皮以爲具文之照
驗而不知官綱非常之馬已爲其所鬻賣矣交納之司亦合
認其毛色之同異而詳究之餘胡爲不法以流配責以千索

而使百姓牙儈之售賣者與之同罪也有以不堪用之私駑而換易者養以別槽多粟之料廹其膘壯乃積以爲聖節生辰之獻而不知入隊帶甲之馬已爲其所暗代矣計議多幹機宜之官亦合體問其此等之弊而糾察之餘胡爲不究其實犯用示懲戒而使副官屬幕之知情者與之同坐也且公吏違法受賕皆枉法也何都大司不用此法邪馬步三司每綱支糜費銀一百二十兩付之取押之官以爲使用習以成例是以三司之取押官或有侵用而不及其數則遲以歲月而不與給發此非枉法之尤者邪諸路監司公吏皆重祿也何都大司公吏而不係重祿邪江上諸軍每綱支糜費銀八十兩付之取押之官以爲計會久而成規其閒或被諸軍取押之官匿而不發則盡給羸病而不到地頭此非重祿受財邪舊馬新交而已沒之火印不驗也甲取乙賞而未廹之驛

券不問也三城九河橋梁之倒弊三十有五墮谿而漂溺者不之數也雞鳴馬嘶道路之峻極者二十有八墜崖而齏粉者不之計也馬在路患病久例不許留滯庶得隨綱醫治不知尫羸枯瘦椽穿索縛跬步千里則一分之病遂變而爲百分之病也何有司之不措置也馬所到驛分舊制止破一日草料庶得不致住滯不知夏秋之閒斷橋阻水動留旬日則一日之飽果足以充九日之餒也何有司之不商確也取買之弊有司未之盡牧養之弊有司未之聞鎮寧廣源之馬買之於橫山者有司未知其利害武安撫水之馬誘之於邕管者有司未知其曲折房陵郢京之馬草不給芻茭而給以朮葉何以飽綱羸久枵之腹三建九江之馬料不給稻粱而折以錢會徒以資綱兵博弈之戲爲今之計莫若革去舊弊立爲定法先令都大司多方措置應辦茶銀錢帛充積諸監或

名件催理未辦合令權不別項樁積應副支遣收買其所在馬監與屬盡差經任選人其買馬之數歲增十綱則與當舉主兩員增二十綱當舉主四員增三十綱與改合入官則與屬知所激勸矣其所在馬監差遣盡差小使臣其買馬之數亦令歲增十綱與轉一官增二十綱與轉兩官增三十綱與轉三官則使臣知所激勸矣州縣之長貳以買馬之增減爲黜陟諸監之官吏視買馬之增減爲賞罰專令臺省歲終比較民有自用己財收買全綱以獻于官者白身與補大使臣將帥守貳自備己帑收買全綱以獻于朝者亦加優異之恩勸誘豪戶獻綱者亦議優賞諸監茶銀不敷者重制典憲則馬政何患其不舉也此馬政之大略也

夫兵者心也戰者氣也心之不充則臨敵而無定見氣之不足則遇敵而有畏心前日胥浦橋壯觀亭之戰皆諸將之無

定見也故與賊衆相望則疑其有一百萬二百萬吁彼賊而果如是之多也一馬十芻則二百萬之馬二十千芻矣果山積於何所也一人斗粟則二百萬之卒四十萬斛矣果廪運於何所也一馬行地一丈而總地幾里也一人占屋半厦而總屋幾營也當時諸將不知兵家自有成法未見賊兵塵埃遠起乃棄甲曳兵而走彼非甘爲誤國之人也其心之不充而無定見以主之耳兵家之法三軍可奪心果如是歟前日花靨鎮安豐軍之戰皆諸將之有畏心也故未與賊衆相對則曰寡不敵衆弱不敵强吁彼賊而果如是之衆且强也壘弩爲寨可以絶賊騎之往來而彼之衆不足恃矣掘池爲營可以阻賊兵之衝突而彼之强不足逞矣堅壁不戰吾有以避其鋒而久自挫矣絶糧不通吾有以斷其後而終自斃矣當時諸將不知兵家自有成法未見賊兵旗幟遠出乃奔潰

四走彼非願受其失律之誅也其氣之不足而畏心主之耳兵家之法氣實則鬬果如是歟夫一戰而勝猶不能收拾其殘潰之卒脫其不勝則家基之器甲裹囊出戰之器甲裹囊皆為賊人所有矣何敢望於再合也一戰而利猶不能安於息肩之所脫其不利則分留之弓箭鎗弩入隊之弓箭鎗弩皆為賊人所有矣何敢望於復戰也一敗之氣三月不甦一敗之缺十勝莫補是豈可以輕舉邪是豈可以妄動邪此曹而果知兵邪則淮北之塵埃虛邪實邪馬之塵邪步之塵邪此曳柴而揚者邪此順風而歸者邪七色之塵埃誰能辨之邪此曹而果知兵邪則賊營之煙霧虛邪實邪炊煙邪火煙邪聚朽木腐草而生者邪焚倉庫府庫而起者邪此高而走者邪此低而平者邪十種之煙霧誰能曉之邪十七等之閒諜誰能遣之邪十二色之采探誰能分之邪精銳之兵疲於

轉戰新招之卒昧於教閱均力之法何諸將之未諭歟潁河之敗不戰而卻峽石之敗未戰而潰暗伏之法何諸將之未學歟破虜之捷方奏未幾犯淮之寇已不可遏非知兵之士未用於陛下邪鄧城之兵入於廣右清谿之張遁於京西非知兵之士未歸於陛下邪五福君綦閒入江南青門直使皆入鄭衞非太乙壬遁之術未獻於陛下邪衮河鄧城不知唐鄧之姓名磨盤羊寨不知海泗之虛實非石六缺張二元之徒未投於陛下邪臣岳貫本開德世祿互符伏自丱角至今日誦兵家之書日習兵家之事日求兵家秘妙之術日訪兵家先達子孫名將後嗣家傳世襲之論凡事之有繫於兵者無不徧考地之有關於兵者無不徧歷器用服食行陣衣甲之制有資於兵者無不旁搜遠采以盡其底蘊山林遺逸英雄豪傑之士有精於兵者無不端拜師承以益其寡陋以故

一步一跬皆有定制一分一毫皆有成法耳聞目見者非衆所共讀之文口授心傳者非人所同得之學衛公武侯不傳之妙臣得其真韓信曹公不著之書臣得其祕不遇見知未甘棄逐於是易真實之兵爲章句之士變汗血之心爲選舉之學慶元乙未應補膠庠僥倖前列嘉泰辛酉應舉冑監濫厠多士或參或告凡七八年若公若私凡五十戰校定一成艱苦萬狀乃以上書乞罷兵事觸怒權勢致被誣撫妄亂敷奏重蒙聖慈將臣免真決送建寧府編管猗歟休哉楚項之將殲故韓信不死於滕公之手李唐之將興故李靖不死於馬邑之難天將使我國家恢拓海宇混一區夏故英雄豪傑之士幾死而不死無生而復生也伏自丙寅之春被旨入建首尾三載前後五赦揆之三尺合放有餘而知遇不逢寇讐相值嘗據池州中軍統制孟思齊申請臣爲副貳矣未幾而

恩齊有殞星之變江淮宣撫使吳宗辟還臣於幕府矣未幾
而宗有易機之命三年之閒雖自揆廢材不復見用於世然
臣下不忍辜平日抱負之學上不忍負十年教養之恩待罪
以來無所用心日著兵家利害以備采擇不惟篇帙頗多亦
恐傳寫閒泄姑標十策上干聖聽伏望睿慈降付三省執政
侍從臺諫考覽如臣言不妄乞送樞省徧牒諸路將帥參酌
行用干冒天威罪當萬死不備臣岳百拜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第一

治安藥石

國學發解進士華岳進

臣岳聞兵法起於黃帝風后元女授受於鬼谷子室山人而富國強兵之事尤詳於陰符一經故將忌三世出於道書至於縱橫闢闔亦莫不本於其說夫黃老氏好生也兵武何祖焉葢兵本於不殺武在於止戈司馬法論殺人所以安人以戰所以止戰是宜道家者流更相授受無斬也恭惟皇帝陛下視民如傷偃兵不用即位以來百軌順度安強之效超邁前古粵自姦臣擅朝專務結託將不知兵兵不知戰開釁三邊流毒四海雖公道開明元惡剪除而軍國之事尚塵聖慮臣愚欲望陛下詳黃老氏好生惡殺之意明司馬法安人止戰之方兵不得輕舉謀不得妄發迨夫人材既出

機會可投則越王夫差之舉光武昆陽之事有不足爲而前日之敗乃他日大功業之所由成就也臣岳郊野散村本非書生承平日久莫究所長例游場屋濫叨教養偶自開禧乙丑上書言韓侂冑興兵誤國致被誣撫安亂敷奏編置建安迨至三載雖君門萬里而畎畝不忘之念日切於懷待罪以來無所用心謹撫當世利害編次成集以備采擇其有機密幽深不敢闡泄者姑俟他日今所既者軍國之大計一邊防之要務三破敵之長技一將帥之小數八器用之小節十有三采探之法五戒飭將帥之道四守邊待敵之策二足兵便民之策四總四十有一篇分四卷名曰治安藥石即所謂治安不可無兵猶膏粱不可無藥石之義也伏望聖慈特賜睿旨批降付三省樞密院執政臺諫侍從考覽如臣所言不謬乞劄付諸道將帥參酌行用不特使棄逐之軀得著涓埃上

報君父十年教養之恩亦使山林江湖英雄豪傑之士知所
風曉引領輩出上副任使干冒天威罪當萬死嘉定元年月
日國學發解進士臣華岳謹序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第二